

可能你不知道界首

□ 陈 祥

可能界首是一座寂寞古风的镇
可能大运河在大码头轻解纽扣
可能古驿站秦时明月马蹄声回
可能护国寺内青灯古佛空禅心
可能陈西楼上茶干香茗留御笔
可能大清邮局云中锦书声声慢
可能高铁北站相逢离别太匆匆

可能界首是一座深情风雅的镇
可能里仁巷里有你仁慈的老师
可能竹厂街的木楼已风雨飘摇
可能青石巷陌纸伞丽影幽思长
可能界首大桥隔河煮酒乡音改
可能插秧女子水田露出水蛇腰
可能芦苇深处遇见诗人后金山

可能界首是一座心驰神往的镇
可能运河公园帆影弦歌万千重
可能芦荡鱼乡春船载鱼逐浪归
可能东方白鹤比翼双飞带水鸣
可能江苏绿心才子佳人观云舞
可能刀哥美食鱼虾蟹鳖醉春风
可能连标葡萄糖酸甜甜似人生

可能界首是一座浪漫英雄的镇
可能俏姐姐打莲湘乱花迷人眼
可能老人桥有人守候诺言终生
可能春秋亭下乡师聚义照丹青
可能雪枫大学金戈铁马红旗展
可能湖畔湿地岸柳成行渔歌响
可能子婴河边默念逝者如斯夫

五月的田野

□ 陈治文

五月的田野，
色彩迷人的花挤满了大地。
欢乐的鸟雀在枝头上跳来跳去，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不知在诉说些什么。

五月的田野，
是蝴蝶开心的季节。
刚从泥土中破茧出来，
对这到处是诗的世界，
充满了惊喜，还有好奇。

五月的田野，
农夫们开始了忙碌。
用汗水编织的日子，
永远有充满希望的动力，
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幸 福

□ 王晔

你问，幸福是什么颜色？
我说，幸福就是你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红的，那幸福就是红色的。你喜欢粉的，那幸福就是粉色的。

你问，幸福是什么味道？
我说，幸福就是你喜欢的味道。你喜欢甜的，那幸福就是甜甜的味道。你喜欢咸的，那幸福就是咸咸的味道。

幸福是什么？用时间，用空间，用长短，用距离，用河流，用山川，用物质，用精神，用绘画，用诗歌，用动物，用植被。其实主宰都在于你自己，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那在你的想象中，就是幸福最美好的样子。

幸福，可以是一个人的自己，也可以是两个人的陪伴，可以是很多成员的大家庭，也可以是只有你和爱人和孩子的小家庭。

幸福，有昨天的过往，有今天的拥有，还有对明天的期待和憧憬，在所有珍惜自己也珍惜对方的新与旧的时光里。

幸福，可以慢慢体会和品味，如你喜欢的咖啡，那么香醇；也如你喜欢的绿茶，那么清香。或者，可以是清晨，是中午，是黄昏；是一瞬间的感觉，也是一生一世的坚守。

幸福，可以是你的，也可以是我的，但更多是在所有人努力前进的时光和脚步里。

兰珍子，姓刘，是外婆家佃户刘二妈的大女儿，她比我大十二岁，身材高挑，一头乌发扎成独辮。每逢秋末至谷雨，她来我家帮工，照顾我两岁的弟弟其贤，也带着我一起玩耍。

我当时大约五岁，已有记忆。兰珍子每天负责倒马桶。现在马桶称为坐便器，有自动抽水功能，过去人们方便都用木质马桶，需定时清理。附近的菜农每天或隔天来收粪，年终按照各家人口分发大青菜，这种大青菜就叫“马子菜”。我家有个马桶柜，马桶置于其中，左边一抽屉，放草纸。一大早，菜农高喊：“倒马桶来！”兰珍子就将我家东房、西房和西厢房的三只马桶拎出去，再用竹制的马刷一只只涮干净，放置在西厢房前晒干、晾干，收马桶也是她的事。让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干这事，也真是难为她了。

五岁的孩子感觉什么都好玩。在家里，兰珍子教我折纸船，把纸折成猴子，现已忘

偶然的契机，红姐将我带进了社区书法班。教书法的薛老师是教体局的职工，免费为社区老人授课。

第一次上课，我早早地来到社区门口，教室门还没开，已经有两位年长者来了，他们包里放着的水写布、作业纸、毛笔都冒了出来，一看就知道是书法班的学员。他们默默地看着社区的展牌，等待上课时间。

不一会儿，学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红姐也来了。她是个热闹人，一站定就与身边的学员熟络地聊起来。她指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要我猜年龄。我有些纠结，不知道该怎么猜。要知道女性从年轻时就不愿意别人知道年龄，这样一位长者，她难道不忌讳吗？我犹犹豫豫地猜了一个模糊的年龄：“七十多吧。”“你看我满头白发，像七十多吗？”老奶奶爽朗地一笑，对我故意往小处猜表示宽容。“我八十七啦。”她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出自己的年龄。红姐又指着一位魁梧身材的爷爷，让我继续猜。我看爷爷身材高大，脸上的肉也挺饱满，宽阔的后背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显出佝偻的模样。因为是男性，我大胆地猜了具体数字：“85。”爷爷笑了笑，没吭声。红姐替他答复：“92啦。”接着又说：“丁老一手字漂亮得很。”我看看四周，须发皆白的有一大半，看来耄耋之年的不占少数。

两点半一到，学员们准时进教室坐下。两三分钟后，薛老师也从教室后面向前走来，边走边打招呼：“来迟了来迟了。”

薛老师五十出头的样子，头发呈三七开，板板扎扎地伏着，中间偏后的地方有一小块已经看见头发的亮。前面的头发行到

轻柔的风，撩动了一池春水。临水的河边、沟边、渠边，一丛丛、一排排细长挺拔的杞柳，披着嫩绿的外衣，在春雨的滋润下，绽放出鹅黄的嫩芽，可劲儿往高里窜。远远望去，就像一堵堵翠绿的墙。每逢仲春盛夏时节，原野上触目可及的杞柳，曾是家乡一道别致的风景。

杞柳，一种落叶乔木。笔挺的枝条，树皮灰绿色，直径1.5厘米左右，高约两米多，因其柔韧的特性，是编织箱篾等器物的好材料。其叶对生或近对生，呈修长的椭圆状，次第生长，我不知道形容女人的柳叶眉，是缘于杞柳抑或垂杨柳，总之是让人顾盼生辉的。

依依挨挨的杞柳，绿了乡村，也承载了家乡工业经济的辉煌历史。1967年10月，大姑父雍海余和另外两名同事领命筹建以榨油和柳器编织为主的红旗油柳厂，他们拿着有限的启动资金，艰苦创业，用竹篙、土壑在镇郊乡师街北侧尽头的河对岸，搭建了7间简易厂房，招收农村柳匠10人，从事笆斗、大匾、簸箕等农用产品生产，一直到1969年3月份才转为外贸编织，产品也发展到箱、篲、椅、柜、果盘、花篮等几十个品种，既环保又美观更实用，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外商好评。当时，红旗油柳厂、铝箔纸厂、饮料厂，三位一体，统一领导、单独核算，产值、利润较高，且三个厂同设在一个大院内，故称之为“界首工业

兰珍子姐姐

□ 陈其昌

了。家里有个规定，单独外出，南至百岁巷，北达察院桥，西到王陶民对门的赵阳桃杂货店，东抵营巷得胜桥。由兰珍子带，家人放心。从营巷向东不到60米，便是菜园，菜农家是碎砖砌半截，上加土壑为墙，有芦扉门或无门。菜田埂上，墙根处，小河边石缝里都有野草。当时只认识几种野草，全是兰珍子教的。“巴根草，节连节，草连草”，轻轻地折下一支巴根草的茎，放入嘴里，竟有些许的甜。马齿苋、马榔头都是野草，兰珍子说可食用。狗尾巴草，取其有穗头，放在两手中说：“黄狗喽，白狗喽，回家吃晚饭了。”便有小虫子爬出来，屡试屡灵。箩箩簾，真缠人，碰上它，有划痕。蒲公英好玩好看，兰珍子摘一朵，让我吹，一个个小伞升高又飘远，我依在兰珍子身旁看它远去。蟋蟀草，取其头，分四叉，作为斗蟋蟀的“撩子”，无它，两只蟋蟀引不到一块相斗。

兰珍子老家在十里尖。此地亦是外婆

社区书法班

□ 张爱芳

这里后忽然变得很稀薄，成网状隆起，罩着发亮的头皮，又继续不动声色地跟后脑壳浓密的头发连接在一起，并没有让人一眼看出什么端倪。薛老师面部皮肤很紧致，在灯光的照耀下面色发亮，似女人注了玻尿酸后的容颜，这使他看上去要比真实年龄至少小十岁。一对眉毛呈三角形，浓密且无一根变白，在整张脸上很显眼。后来听他讲每一个毛笔字都有一笔是主笔，我想：他的眉毛或许就是这张脸的主笔吧。他穿一件蓝格子的棉衬衫，衬衫里的棉毛衫袖子毫无顾忌地露出一长截。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皮带的扣头。金黄色的扣头圆圆的、透明的，有茶杯盖的内圈那么大，透明的盖子内清晰可见三根花型的摆针一步一摇，摆针上钻石状的饰品闪闪发光。

上课伊始，87岁的周班长就开始收作业，收好后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老师的讲桌上。放好作业后，她开始帮老师整理黑板，放置茶水瓶。做这些事时，她一点不像个87岁的老人，就像是17岁的高中生，认真、尽职。

上课的第一道程序是薛老师为大家点评作业。所有的作业纸用吸盘粘在白板上。写得好的，老师给予表扬。写得不好的，老师也不批评。有一位学员书写“各”字时将下面的“口”字写得很小，薛老师站在这个字的边上，夹着两条胳膊，缩着头，做出螭

及我们家人躲兵荒的地方。我记得来回乘小船，十里尖南边是一条东西的大河，河北散落头二十家茅舍竹篱。回家要经过两米宽的三折桥，农民走得自如，我有点怕掉下去。兰珍子说：“我来背你。”我不同意。她大手搀小手侧身过桥，我感觉她大手的温暖。刘二妈家见我来，喜笑眼开，立即张罗饭菜，汪豆腐、炖鸡蛋、炒韭菜、青菜汤，早晚是稀粥或汤饭。我住西厢房，东厢房有两口灶，都供着灶神爷。那是秋收的季节，黄灿灿的稻子被一片片割不来，男女老少忙着挑把、撮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香味，是我在城上闻不到的。我感到处处新鲜，只住了两晚，但大开眼界。后来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在十里尖看到的情景。

80年过去了，兰珍子姐姐的朴实、厚道至今留在记忆深处。

成一团的样子，问大家：“你们觉得我这个样子难受吗？”学员们异口同声回答：很难受。薛老师赞同地说了声：“哎，这就对了。下面这个‘口’也很难受，它也要舒展。”大家意会般地笑了。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认真的学员们还带来作业以外的字幅。他在点评涂老先生一首诗时，说书法作品三要素之一就是章法，章法中又包含着对字距与行距的要求，涂老先生在书写这首诗时恰好将字距与行距的要求搞反了。说着，他就解开衬衫的纽扣，将第三个纽子与第二个扣子扣在一起，问：这样雅观吗？大家哄堂大笑，连我这个刚来的学员也深刻地记住了这一知识点。

连续上了几节课后，发现薛老师讲课时还会由字延伸到时事政治、生活趣闻。有一次在讲到“节”的主笔一长横时，说到长横的起笔和收笔就像汽车启动和刹车一样的道理，一定要稳，不稳就容易出事故。说到这，他想起多年前坐车时因为司机急刹车，导致自己头撞在了车窗玻璃上的事。事隔多年他回忆往事，仍然惊魂未定的样子，连声说不幸。回头看看白板上未写完的字，又说了声不幸。学员们也跟着他一起感慨，越发觉得起笔和收笔的重要性。

看着银发下他们专注的神态，端直的身姿，我的眼前浮现出白石老人挂于书斋的字幅：“不教一日闲过！”

一段空旷的圩堤上，爷爷用塑料薄膜和竹篙搭建了一个“人”字型的简易工棚，四周用成捆的柳条压实，只在北面留一个可供人弯腰出入的小门，基本上可以遮风挡雨了。我在快入学的年龄，曾和爷爷在工棚里小住了几日。白天，一个人独自在场地上玩耍嬉戏，有时也和爷爷打打帮手。晚上，枕着散发出柳木清香的柳条酣然入梦。清晨，在喜鹊、黄鹂、白头翁等鸟儿的交响乐中睁开了惺忪的睡眠，爷爷已从镇上买来了油条、烧饼犒劳我。

晒柳条一般在夏秋之交，季节性很强。爷爷非常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零工。太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探头，爷爷就将成捆的柳条摊铺开来，每隔两个小时把柳条翻个身，以便光照均匀。太阳快落山时，又将柳条聚拢打捆，堆放整齐。爷爷是个直性子，他曾操着浓重的老家海安口音，对前来检查工作的大姑父大声说道：“拿了公家的钱，就要对公家负责，你来与不来，我还是这样做，不会往你脸上抹黑的。”性格温和的大姑父听了这话后，打了个咳声尴尬离去。

柳编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知道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还是产品的转型升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家乡的柳编业从曾经的辉煌逐渐走向了落寞，如今仅剩下的家庭作坊式的柳编花篮行业，似乎还在维系着昨日的荣光和生命。风光一时的杞柳种植，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